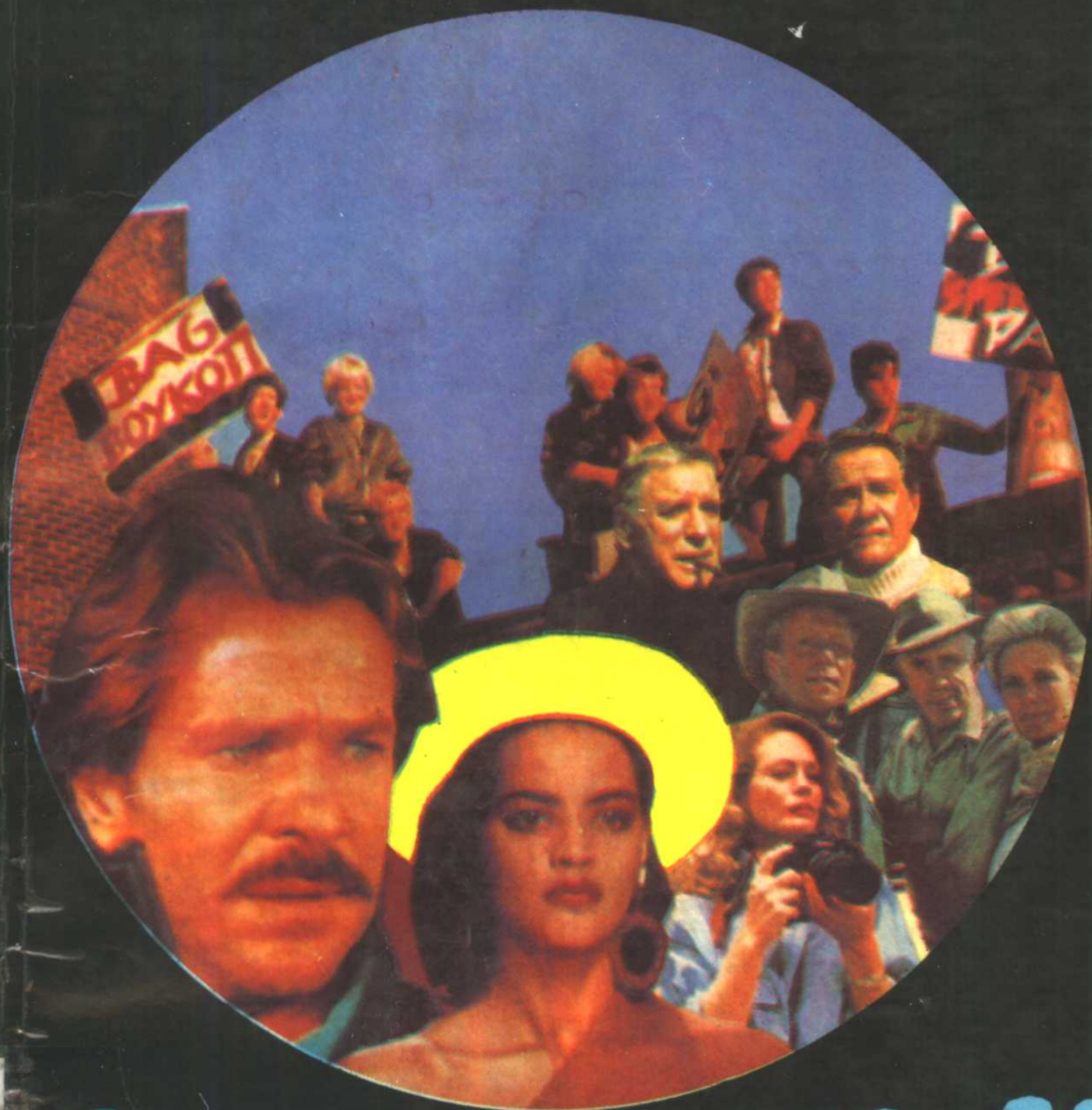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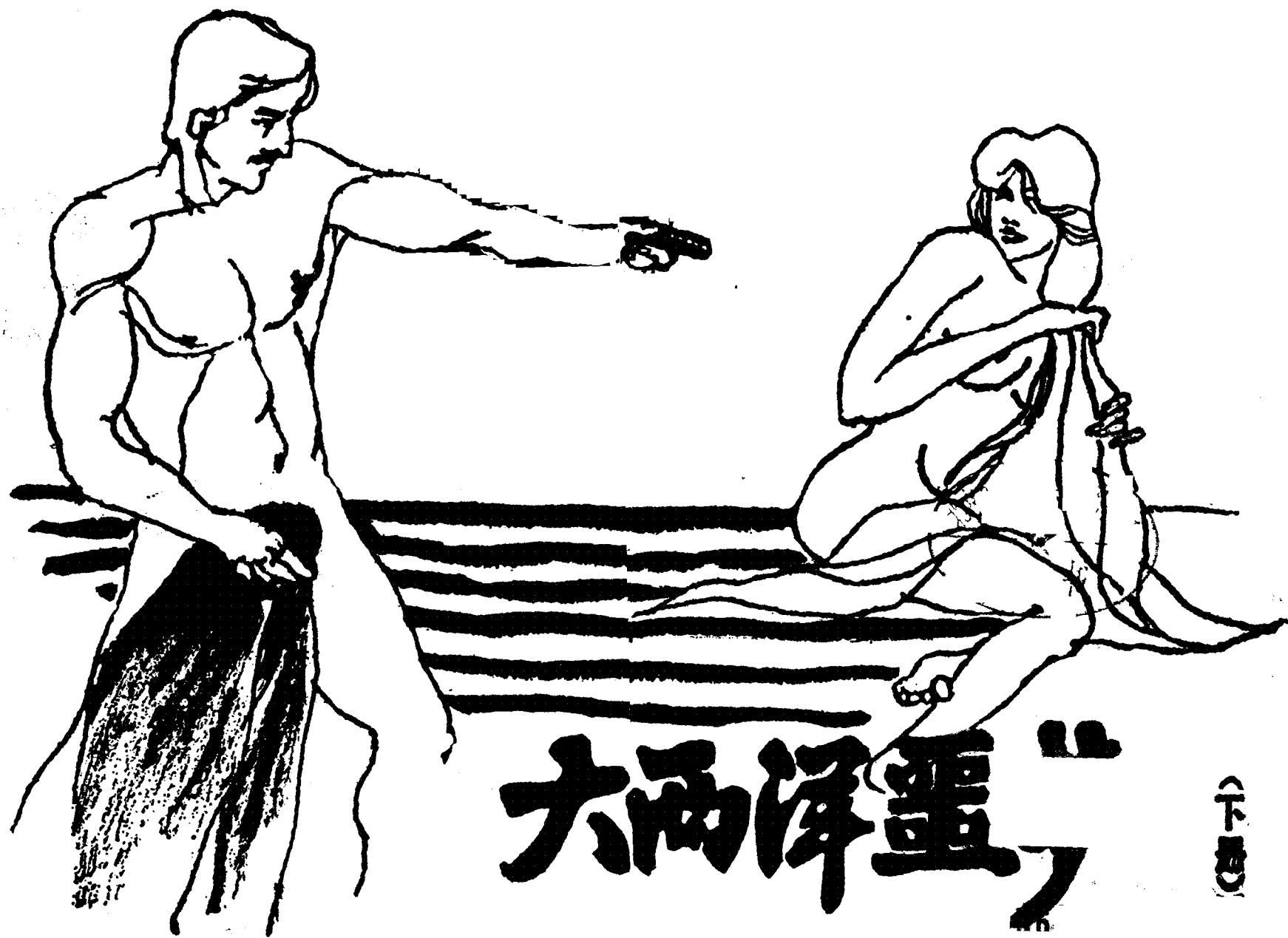


大两洋噩梦

·谢尔顿：这是一本一流的惊险小说……



作者：（美）欧内斯特·莱赫曼



大兩洋蛋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北京东皇城根南84号)
杭州临平光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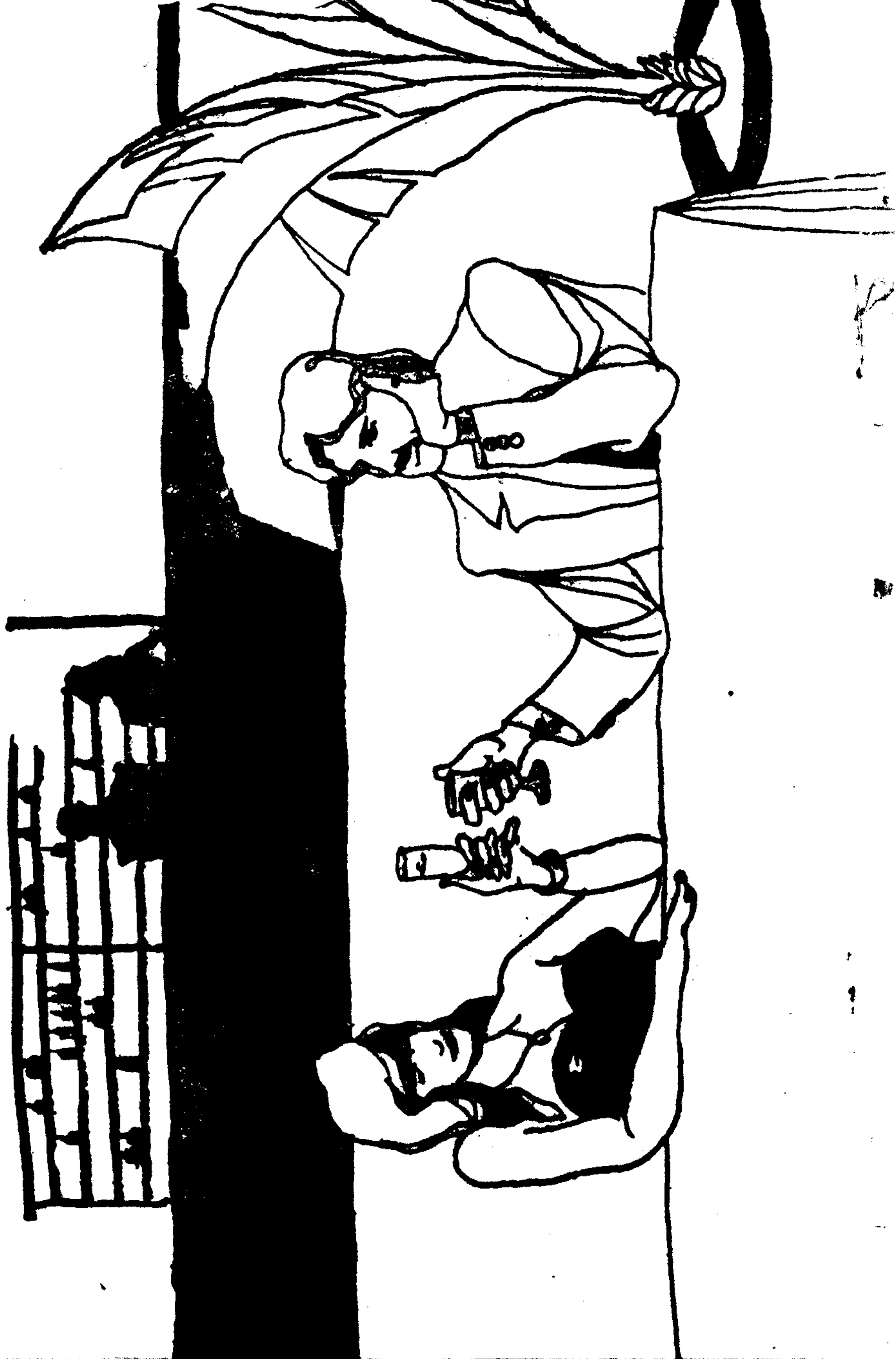
18印张 45,500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0

书号: ISBN7—80061—056—X/I·15

定价: (上、下册)5.90元



27

纽约——下午 2 : 10 彼得·布劳萨德实在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好人。可也是一个十足的混蛋。鲍尔厌恶对他这样干。布劳萨德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职员们安排过多次搭乘“马赛”号夏天去巴黎的航行，这使他们高兴，但也后悔只有一个妻子一同去。鲍尔厌恶对他这样干，可他告诉自己，只要目的是好的，就别管手段多卑鄙。而且除了这样，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布莱安·乔伊，象个疯子似的，已经莫名其妙地使他感到拯救“马赛”号的全部责任现在全压在他身上，而且要十分卖力地去做。不然，不然怎么样？不然丽莎就会永远不再理他？不然那三千个人就不再会同任何人说话？

我真不该在昨天夜里打电话，不该给巴黎打电话，他对自己说，每次与丽莎牵扯在一起，不论怎么一点点，都会碰到麻烦。

上次，在夏纳的不可思议的周末，阿曼达识破了他当面

的谎话，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他们才和好。现在他又与丽莎扯在一起，虽然只是些诡计，与性无关。他不知道那些最不安全的监狱是什么样子，那里也许比这都强，在那服一到三年刑，或许还可以玩玩室内网球或写写回忆。

他把打火机放回口袋，向空中吐出一缕烟，继续对彼得·布劳萨德说着谎。彼得正坐在桌子后面看着他，指尖象祈祷一样合在一起。

“我能说这是我的主意而不是老板的就好了。”伦纳德·鲍尔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可这阵子我尽遇上些倒悔事。”他自己轻轻笑了笑，但是桌子后面的人只是不带笑容地看着他。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摄影的人上船？”布劳萨德问。

“坦率地说，我真想让我们的伙计们马上飞到‘马赛’号那儿，在回纽约的途中做一下新闻报道。萨兰特觉得要趁着老板有兴致时赶快做。”

“那么，康纳德公司和Q E Z号呢？意大利航线呢？”公共关系经理问。

“哦，他们大概会到处抱怨，说我和迈克的不是。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伦纳德·鲍尔回答道，“我想，我们每一个‘六十分钟’节目都招来各种抱怨。”

彼得·布劳萨德看着鲍尔，脸上还是一幅沉思的表情。“请注意，伦纳德，”他说，“我并不是对人们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价提出疑问，特别是此次节目可能对法国大西洋轮

船公司起做广告的作用。但是‘六十分钟’这个节目大量报道横渡大西洋的旅游，这难道不会让人们感到奇怪吗？”

“彼得，我们是图像新闻，绝对的，简单的图像新闻。”伦纳德·鲍尔非常恳切地说，“我们并不是在装扮成社会理论家或经济理论家。今天仍然真实的情况，或者甚至似乎真实的情况，我们就会给予关注。法国财政部将建造好了‘波德克斯’号，它对海上航行投去信任的一票。而‘马赛’号一如既往仍是一个迷人的少女，所以现在我不能不太关心法国大西洋公司也许五年后会成为一个航空公司，或者‘六十分钟’节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倒闭。我想我们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干这个，你说呢？”

布劳萨德考虑了一会，他举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你真让我受不了，我认输。”

“好。”伦纳德踱到窗前，好象下面第五街上的交通比他要说的事情还重要。“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要有你的帮助，就是带些研究资料离开这，好让我的作者们着手写东西。”

“你心里想些什么？”他听到布劳萨德问。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辆缓慢移动的公共汽车上，那辆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无法开起来。“我们需要全面有价值的情况。”他说，“这阵在海上急气流中航行的那些人的情况。”那辆公共汽车开辟出一条路，终于从车堆中开了出来。“你们关于现在乘‘马赛’号航行去勒哈里的乘客情况表会很有价值，彼得。”

他转过身来，不需要再看那辆汽车。布劳萨德摇着头。

“那不行，伦纳德，完全不行。”

“不行！”

“肯定的，我们不把这份情况表给任何人，甚至公司里的人。”

伦纳德·鲍尔眨了眨眼睛，又回到桌旁，“我知道这个，彼得。”他随手把烟灰缶里按灭，“我不是要你把它给我，我就想看看它，就在你办公室里，以便使我了解些背景的情况，清理思路，等分析这件事时好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他笑了一声，好使彼得放心，“他妈的，我都不知道都有谁在‘马赛’号上，是泽西城的内莉·格鲁兹，还是戈尔·维达尔。”

“都在。”彼得·布劳萨德说。

“当个好姑娘，去从你的防爆柜或任何放文件的地方取走五角大楼文件，我则坐在这，从头到尾马马虎虎地看一遍，你修修指甲，或是咬指甲，那我不管。”

“他妈的伦纳德，我确实不该……”

“听着，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后使我失望，象它对所有的人那样，我会去康纳德·怀特·妙塔公司说，你们愿意雇佣一个能在五分钟里记住法国大西洋公司所有最高机密的伙计吗？”

彼得害怕地摇了摇头：“你太过份了，你不可能。”他向前走了走，按下内部电话的按钮：“海伦娜？”

“是我，布劳萨德先生吗？”

好，伦纳德·鲍尔想，好。

“把最近的乘客情况表拿来，好吗？”

“是‘马赛’号的吗？”

“对。”

“马上就来。”

鲍尔走到办公室另一端半开着的门前，随便向里面看了看，“这是个好地方，我就在这看，彼得。”他说得对，会议室还有一个边门通着走廊，他转过来，“我感到创作的激动。”

“你可别在我们这胡来。”布劳萨德说。

鲍尔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这时海伦娜走进来，丝织的衣服发出沙沙的响声，她抽着烟，身后留下一团烟雾。海伦娜右手拿着一个鼓鼓的马尼拉纸文件夹，里面装着一扎文件，她紫色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突然在鲍尔面前闪了一下，这使他想起了丽莎·布里安德，心里感到一阵刺痛。

噢，天啊，他想，不管怎样，这一切结束之后，我最后还得回巴黎去。

他永远不会知道能不能这样。

女孩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放在这了。”

“你可以去了，亲爱的。”布劳萨德看着她说，这使鲍尔十分嫉妒。

她向外走去，经过鲍尔时，俩人的目光正面相遇，她的嘴唇微张着，看着他，直到相信自己已经把他迷住了为止。他在后面盯着她，深深吸了吸她留下的气味。

“伦纳德？……”

她走出了房间，看不到了。

“伦纳德？……”

他的注意力转了回来，转过身：“嗯？”

“这是七月十日从纽约开往勒哈里的‘马赛’号的情况。”公共关系经理拿起那些纸，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他摇摇头：“字，伦纳德，我们用字把它记在纸上。报导，看这，

这是一堆搜集到的个人的珍闻，只配作闲聊的话题。”

鲍尔看了看面前的这些文件，想，多么惊人，这个人知道任何事情，有关“马赛”号和它的乘客的一切，除了不知道他们可能正在南大西洋上驶向灭亡。

他看了一下手表。

……在短短的二十四个多小时里。

布莱安·乔伊正在等着，查尔斯·吉诺特船长和他的助手正在等着，他们在等待什么，这些文件会确切地带来什么，以及他们会用它们做些什么，他并不完全了解。他所肯定知道的一切只是这个最奇怪的游戏下一步是该瞧他的了。于是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彼得·布劳萨德张开的手上拿过送来的文件，转过身，背朝着他走向半开的门，进入会议室，用不可争辩的口气说：“我就在这里浏览一下这些资料，我们不要互相打扰。”

“不会，不会，没有关系。”布劳萨德很快说道，“你就呆在……”

“如果我有问题，我会回来找你的，”他回头看了看，“就这样，我去看了，彼得。”

在那人没再说什么以前，鲍尔走进会议室，关上身后的门。他等了一会儿，听听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听到，他走向桌子那边，打开一条缝。走廊是空的，他走出来，无声地穿过大厅，走出标着出口字样的大门。

泰尔玛·斯达兹正在楼梯平台上等着，棕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紧张不安的神色。她马上扔掉香烟，踩灭它，走过来，打开一个黑色皮革公事包，“我想你永远不会……”

“你太担心了。”他说，从文件夹中拿出一扎文件，放

入她的公事包里，说：“现在去复印一份，只有你那台机器方便。从四十九大街向西，有一辆出租车在等着，沿十一大街去，从四十八大街回来，我在男厕所里……”

“男厕所？”

“给我敲七下门……让我修面理发……给我递洗发剂，知道了吗？”

“天哪，鲍尔先生，这是……”

“很吃惊，我知道，去吧，宝贝。”

他看她走下楼梯，然后打开门，拿出空空的文件夹回到门厅，他很快走到男厕所，开门进去。

厕所是空的，里面有三个小隔间，都没有人，他进入离门最近的那间，锁上，打开马尼拉纸文件夹，把它放在白色瓷砖地板上，放在那儿从隔壁外面可以看到。然后他脱下茄克，挂在门钩上，解开皮带，拉开拉链，坐在冰凉的便池座上。他坐下时把脚微微伸向前面，这样外面可以从分隔间的门下看到他的鞋和裤脚。他第一次发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衬衫也湿了。

他站起来，从茄克里找到烟，点上一支。他深深吸了几口，他感到肚子里发出迹象的确要解个手。他确信，彼得·布劳萨德是一个爱挑剔的人，他忍受不了一个朋友喋喋不休地说什么。

外面的门猛地开了，他听到两个人进来发出很大的声音。他们走到小便池，很快解完手走了，男厕所又安静下来了。他坐在温热的座子上，想象着泰尔玛·斯达兹正俯身在静电复印机前忙碌着，他看看手表，盼着她赶紧走进几英里外等候的出租汽车中。这时他听到厕所的门又静静地开了，

脚步声传了进来，又很快停住了，他感到一双眼睛向下面看，他听到彼得·布劳萨德试探性的询问：“是伦纳德吗？”

“谁？是不是你，彼得？”

“对，我……哦……我不知道哪里……”

“这个材料很吸引人，绝对吸引人，我正在看它。”

“很好，我……我很高兴……我没有——”

“你是在找我吗，彼得？”

“哦，……不完全是，我只是碰巧叫你，想听听你是否想出什么，可你没回答——”

“对不起，我想我上厕所时应该告诉你一声。”

“不，没关系。”

“现在你知道了，我是个厕所女王。实际上我常常在马桶座上想出些好主意。”他听到布劳萨德不赏识的笑声，看来他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请原谅，彼得，我觉得又要有一个主意了。”

布劳萨德大声咳嗽着说：“我呆在办公桌那，你有事就来，伦纳德。”说完走了。

鲍尔立即起来，收拾好，在厕所中等着，泰尔玛·斯达兹轻柔的叩门声最后终于响起来，他轻轻地打开门。

“怎么样？”

“没问题。”他的秘书气喘吁吁地说。

“能干的女孩，给我。”他从门口伸手拿过皮革公事包，转回来，关上门，迅速把乘客情况表放进马尼拉纸文件夹，从厕所走出来。

“我得快点了。”他说，递给她公事包，“叫辆出租车。”

“你没事吧，鲍尔先生？”

“我不知道，你过去在男厕所里呆过一个星期吗？”他示意她走了，然后自己走过大厅来到会议室门口，但它锁上了。

“该死。”

他忘记放下开关按钮了。

他绕到法国大西洋驻纽约办事处的入口，对门厅的人解释道：“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伦纳德·鲍尔，来把这还给布劳萨德先生。”然后他走到另一个房间。

“啊，鲍尔先生……”那双紫色的眼睛看着他，带着几分惊奇和明显的兴奋。

“海伦娜，宝贝儿，请你谢谢他并告诉他，我不得不跑了，好吗？”

“好的，先生。”

“这个归你了。”他把文件夹放到她桌上，开始转身，但却没转成。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归我，怎么样？”，他惊奇地发现这是自己的声音，“我必须明天和你一起吃午餐。请赶快跟我说声‘行’。”

她慢慢地笑了：“行。”

“你选地方或我选地方？”

“你选什么地方？”

“尹斯特公园。”

“我喜欢公园。”她叹口气。

“一点左右？”

“不，”她撅起嘴笑了，“差十二分两点。”

他晃动了一下，又马上自己稳住，快步从那个他知道将要使他发狂的笑容和身影那走开。

在乘电梯下来时，他努力想确切地知道他锁上会议室的门的时间，当他来到等候的出租车跟前，进去坐在泰尔玛·斯达兹旁边时，他承认这真是太侥幸了。

出租车快速地通过城市，他们一直在谈着，鲍尔要抓紧这一时间，他的秘书努力把一切记在她腿上的速记本上。“当我去灯光演播室时，你给西海岸的汤尼·塞尔马甘迪打电话，直接去，这阵没人。让他挂断电话后十分钟到录像室里去，传过去的资料加上标题泰坦尼克号……”

她看着他：“泰坦尼克？”

他不耐烦地指指速记本：“这些是布莱安·乔伊在西海岸写特稿用的高度保密的背景资料……”

“我记好了。”

“让汤尼在监视器上看着它传送过去，完成后，再传到他办公室里，叫让他让一个摄影师多带些胶卷和一个特写镜头在那等着……”

“在他办公室等着？”

“对，把资料的每一页从屏幕上拍下来，印一套10×15的。有多少页？”

“我数过了，一百六十页。”泰尔玛·斯达兹说，这时汽车驶上了第十街。

“告诉汤尼，把标题多印一张。”

“好。”

“底片拿到快速冲印室，他就打电话给布莱安·乔伊，让他立即到费尔法克斯来研究资料，包括底片。强调一下，当汤尼把正片拿到手，确定它们很清楚时，让他把录像送到办公室抹掉。还有问题吗？”

“有，鲍尔先生。”

“讲。”

“当你出去找事做时，我能一起去吗？”

他冲她热情的棕色眼睛笑了笑，心想，如果他有时间，下面的几分钟，他完全能对这个他还没有睡过的法国女孩产生不忠贞的想法。任何使他看不起自己的事都会使他感到高兴。可是现在他却有许多其他事情要思考，所以他只轻轻地拍了秘书的手，以使她放心，他开始从口袋里拿出钱付给出租车司机。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拿起电话，拨到控制室，然后拉开抽屉，拿出复印件，非常清楚，分辨力很高，甚至比原件还强。

“马蒂，我是伦纳德·鲍尔。”

“哦，嗨，是鲍尔先生。”

“电视网还开着吗？”

“是的，还有三十五，我看一下，三十七分钟。”

“灯光演播室有什么事吗？”

“十分恼人，先生，现在正在试听和试镜头，送往加利福尼亚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节目制作副主任下午五点钟就得做出演员人选决定，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有色的姑娘在法国CFS23那试试镜头，如果有时间……”

他打断了他的话：“没时间了，谁在导演？”

“吉姆·伯茨沃斯。”

“打电话告诉他，我有紧急资料要传到西海岸，得打断一下。”

“好，鲍尔先生。”

“如果有人问你是做什么，只告诉他们这是老板要急着做的，不用多说。”

“是，鲍尔先生。”

“谢谢，马蒂。”

他挂上电话，在边上的抽屉中找到一张空白的白纸，脱掉那支黑色笔的笔帽，写了一个标题：“泰坦尼克”号轮船之背景。然后在复印件中找出提到“马赛”号的几张，用黑墨水把它们抹掉。

泰尔玛·斯达兹正在打长途电话，他来到她办公桌旁，“让他别挂上。”他急急地说。

“先生？……先生？……请你不要挂上，等一会儿。”她用手盖住送话器，抬起头来，“这是汤尼。”

“我想让你也给布莱安·乔伊挂一个电话，”他说，“我想我可能忘了告诉他给我写一篇特稿。”

“你没忘。”

“给他打电话。”他说。

他急匆匆走出她的办公室时，听到她又与萨尔马甘迪讲下起来，他走过大厅来到灯光演播室。

当他走进那个拥挤的小房间时，他们都委屈地看着他，播音器中导演让他们拿好东西的声音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伦纳德·鲍尔对大家说。

那个穿着圆领长袖运动衫和工装裤的有意大利风格的年轻人，用讨厌的声调说：“他妈的废话？”

鲍尔冲着他冷笑了一下：“听着，小家伙，10点钟以前，这里是不说废话的，走廊外面要有小孩子，他们可能会听你讲这些，就会跟你学坏了。”

那张扁平的脸看了看他，然后转向舞台监督，“你准备好了，可以到厕所找我。”说完走了出去。

“演员们，”鲍尔说，把复印资料递给舞台监督，“请把它们放到黑板架上，好吗？亨利。”

“当然。”亨利·西蒙说。

“老板想马上做的事，就要马上做到。”

“哦，我明白。”

鲍尔耸耸肩：“还有什么吗？”

他离开演播室，走过大厅，进入控制室。

“对不起，吉姆。”他对导演说。

“对不起，笨蛋。”伯茨沃斯说，他五十岁，是个秃顶的胖子。他正坐在录音师和录像师之间，粗短的手指不耐烦地敲打着控制台，眼睛盯着面前监视器屏幕上的图像。在房间光线很暗的远角，助理导演拉里·爱德华兹，正在电话前同西海岸联系着。

“他现在走进屋了。”伦纳德·鲍尔听他说道。

“把他接到这边来，老伙计。”伯茨沃斯用他那似乎在咆哮的声音说。

“哦，你听到了吗？”鲍尔说。

“再调一下。”导演说。

他另一边的人含糊地说了一句“好了”，鲍尔说：

“嗨，伙计们，”对伯茨沃斯又说，“亨利·西蒙已经把一百六十五页纸放在黑板架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向西海岸传送了？”

“我听你的，伙计，有什么要求？”

“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清晰，这不是艺术品，只是资